

# 一声春雷颂春归

乔忠延



春天 晓红 作

若是人生只有一次鼓掌权力，若是这珍贵的掌声只能献给四季中交替出现的风雨雷电，那我心甘情愿为春雷而拍手，而叫好！在我看来，惊天动地的春雷是对春天成功归来的热情礼赞。

小时候曾幼稚地瞎想，一年为啥要有四季呢？有春天，能开花；有夏天，能生长；有秋天，能收获，就已很满足了，何必再拖着个多余的尾巴——冬天！而且，冬天这个尾巴还不自省，还不自明，还不知道人们都很厌恶它，还不适可而止，变成兔子的尾巴，竟然像大灰狼那样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。在我看来，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”，就是那条令人唾骂的长尾巴。然而，厌恶归厌恶，唾骂归唾骂，冬天仍是如期到来，长尾巴毫未见短。待农人一收过秋实，冬天就混进秋风的行列，扫净树叶，凋散草木，继而携带冰雪大部队伍迅速占领了天地间。风萧萧兮，寒；雪飘飘兮，寒；冰封封兮，寒。寒得风声鹤唳，寒得毛骨悚然。登高远望，满目荒凉，空矿贫瘠，全无一点点生机。

真是了无生机吗？且慢！  
生机仍在，只是潜伏在地表下面，草木里面。别说连年枯荣的小草，即使刚刚落土发芽的小麦也在生根，而且昼夜不停地将细小的根系往土层深处延伸，吸取大地的琼浆，滋养自己变粗变壮，储存能量。风萧萧兮，如此；雪飘飘兮，如此；冰封封兮，如此。寒冷，从来封杀不了成长的深根。一九二九寸进寸，三九四九尺进尺，根脉悄悄往深扎进，悄悄汲取养分，悄悄丰厚自身。待到五九和六九，那积蓄的养分就化作禾苗成长的能源。长叶子，由黄转绿；长身秆，拔节向上。

至于树木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根脉要比小草扎得深，长得壮，不只吸收土壤浅层的养分，还要汲取大地深处的热能，不仅供养直根和须根，还要供养裸露在地上的躯干和枝杈。有了深根输送的暖流，树木才能挺立于严寒之中，顶风傲雪，表皮不皴不裂，枝干不燥不枯。严冬制造的酷寒没有封杀掉潜在的生机，反而，让草木经受了苦难的

炼狱，坚韧了心志，涅槃出新姿，删掉外表的奢华，强壮了体内的活力。这活力不是别个，在我看就是春天派出的先遣特使。还在硕果累累的秋季，这特使就带着微弱的温润，遍布山岭，遍布田野，潜入每个生命的筋脉细胞。无论高天寒流多强霸、多蛮横，这特使始终矢志不渝，用不息的温热气息抚慰草木，迎接春日。

或许是这温润激发的活色感染了阳光，阳光一改数九天稀汤寡水的慵倦样子，骤然温和了，浓郁了，热情照拂着草木焕发发生机。即使寒风使劲攻击，也难以冲破阳光布下的天棚温室。那跻身于草木躯体里的春天特使，绝不辜负天赐良机，给力，再给力，或大或小的树木花草都意气风发，散发出积蕴已久的生趣。该开花的开花，该发芽的发芽，该长叶的长叶。梅花尚未开败，迎春花已接续了她们的亮丽，紧随着，杏花开了，桃花也开了。黄的金黄，白的粉白，红的艳红，丁香花似乎还嫌颜色不够多彩，飞速爆开，来赶这一场花季盛会。于是，紫色也闪亮登场。

这当口草绿了，刚刚还草色遥看近却无，眨眼间铺天盖地，绿满天涯。此时如果走到河边，夹岸柳树挂满了绿丝绦，丝绦间飞扬着清脆的鸣叫。仔细观赏，你会看到这一条、那一条的丝绦里，都有黄鹂在歌唱。杜甫说，两个黄鹂鸣翠柳，少了，此刻映进眼帘的是屈指难以数清的黄鹂。黄鹂不像麻雀、鸽子那样成群结队地飞翔，而是各占一梢一枝，放声歌唱。腔调有高低，韵致有快有慢，却都是春天的旋律。此起彼伏的旋律，交响成一部美妙的春天乐章。这乐声传播开去，听得喜鹊、燕子、杜鹃，心潮澎湃，禁不住也亮开歌喉，参与合唱。一时间春歌响彻行云，响遏流水，响亮到天涯海角，响亮到北国塞外。

百鸟和鸣！  
万紫千红！  
春天，千娇百媚的春天，就这么扮靓了大地，扮靓了尘寰。真该长出一口气，为春天驱散严寒、布满温暖的胜利而庆贺，而干杯！然而，春天就是春天，不仅不喜欢张扬，还

腼腆得不无羞怯，对人们的赞誉总是躲躲闪闪，遮遮掩掩。春天的谦和娇羞，感动的何止是你，是我，你我还在商榷如何表达由衷地赞佩，春雷早已控制不住内心的激情，发白肺腑地高歌：轰轰隆隆，隆隆轰轰；轰轰烈烈，烈烈轰轰！  
一声春雷颂春归。  
春雷，献给春天的最好礼赞！



## 蔓菁之约

王琳

《太原日报》丙午马年第一块作品版刊登了《春节拜访恩师》，我不由地想起发生在身边的一件事情。

那年春节前的一天，母亲打算回趟晋南老家，想到天寒地冻，火车票也不一定好买，我便劝她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就不要来回折腾了。母亲听后，欲言又止。我看她一副实在想回老家的样子，略微思索了一下，觉得还是顺从她的意愿比较好，给她买了火车票。

第二天，母亲开心地赶火车，临走时，我叮嘱她早点回来。未了，想起母亲每次从老家回来，总是喜欢大包小包地带一些“特产”，而所谓的“特产”，无非是一些常见的青菜、玉米、豆子、红薯，于是我又急忙补充了一句：回来时什么也别带，不然路上太累。母亲乐呵呵地冲我摆摆手，那意思是，放心吧。

几天后，是母亲归来的日子，我如约在小区门口等她，寒风中，只见公交车刚停下，母亲便和一个大大的袋子一起挪下了车，我从她费劲的样子可以看出，袋子里的东西应该不轻。想到母亲带着这包东西坐火车、挤地铁、换公交，一定吃了不少苦，我瞬时有些恼，几步上前，一边从她手中接过袋子，一边埋怨她不听劝。

母亲深知我的埋怨大多是对她的体贴，所以也不多言语，只满脸苦笑。

回到家，我打开袋子，原以为又是红薯、土豆之类的“特产”，谁知出乎意料，竟是一堆我没见过的东西，猛一看上去，有些像白萝卜或芥菜疙瘩，但又不完全像，于是拿出一根仔细端详，发现上面还沾着新鲜的泥土。

母亲看出我的疑虑，放好外套后走过来告诉我，这东西叫蔓菁，长在农村的田间地头，小时候她在老家经常吃，现在市场上很少见。说完，母亲从厨房拿出一个纸箱，准备把蔓菁一个个整齐摆放进去。

蔓菁，我被这个好听的名字一下子吸引住了，趁着母亲在厨房忙活，我打开手机搜索起来。原来，蔓菁与我们常见的油菜是同一种植物。春天，她开出金黄的花朵，扮靓大地；秋冬，她的根须经过四季滋养，在泥土里膨胀，长成圆形或椭圆形，成为蔓菁。到了秋冬，挖出来，或蒸或煮，端到餐桌上，是一种少见的美味。如果到了隆冬再将其挖出，其口感则更绵柔、细嫩、香甜。至于营养价值，远不是红薯、土豆能比的，有北方小人参之说。

了解清楚蔓菁的知识后，我迫不及待想挑几根又大又圆的煮煮尝尝，可母亲却只给了我两根又细又小的蔓菁，说这次带回来的蔓菁，是要送给她的一位老师。我听后有些意外，心想这叫“古董”一样的菜根，谁会知道。母亲这才向我解释，原来，她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师，小时候在晋南农村长大，近年来，这位老师想起小时候吃过的蔓菁，十分想再次品尝，可找遍菜市场，也没寻得踪迹，于是几次三番在家中的花盆里尝试种植，都没成功，很是遗憾。去年，母亲得知老师的心愿，想到蔓菁只有在广阔的田野里历经风雨才能长成，温室里根本种不出来，便劝老师不要再花盆种植了，并和老师约定，待到冬天，回老家为老师寻找蔓菁。

我听完母亲的讲述，看着箱子里新鲜的蔓菁，一下子理解了为何要在隆冬之时回老家，原来是为了完成一年前与老师的约定。

想到蔓菁属于稀罕之物，平时求而不得，我有些不舍起来，笑对母亲说：说不定你的老师已经忘了这事，不如把这些蔓菁留下来咱们自己吃吧。母亲责怪我：一个人，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。尤其是对自己的老师，更要言出必行，知恩图报。

第二天，母亲把整理好的蔓菁送往老家。我不知道母亲和她的老师见面后，都聊了些什么，总之，母亲那天回家后，十分高兴。

那晚，母亲接到老师的电话，在电话中，老师对她说：“晚饭专门熬了大米蔓菁粥，很香很甜，谢谢你如此用心，让我回到了童年时光，找到了儿时味道。”

挂断电话，我看见母亲笑得越发灿烂，那是她作为一名学生，兑现了与老师的约定后，发自内心的笑。

## 相隔千里共赏月全食

爱玲

3月3日，月全食与元宵节完美相遇。我身在太原老楼的低层窗前，女儿一家远在上海的高层阳台，隔着千山万水，我们靠一方屏幕，共同守候这场时间与空间交织的月色盛宴。

按天文测算，17时49分，月全食的初亏已经开始，地球的阴影开始在月亮右侧缓缓落下。可太原这时天色还亮，月亮尚未升起。我站在窗前，望着窗外林立的高楼，心里牵挂着千里之外的那轮月亮。果然，到了18时10分，月亮终于从东方地平线缓缓升起。但我家楼层低，刚升起的月亮被挡住了大半，看得并不真切。

就在我有些遗憾时，手机屏幕亮了，生活在上海的女儿打来了视频。“妈，你看！”女儿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，她站在高层的阳台上，视野开阔无遮，还有一架女婿的天文望远镜。女儿把手机摄像头对着天文望远镜窥视镜头前。视频里，月亮悬在璀璨的夜空中，边缘已经被阴影咬去一小角，那点细微的缺痕在夜色里格外清晰。我看着屏幕里那一目了然的变化，心里踏实了许多。有了女儿的实时“直播”，我也跟着一起见证了月全食的开始。

19时4分，月全食进入食既阶段。这是整个月食最震撼的时刻——月亮彻底没入地球本影，化作温润神秘的古铜色。视频里，女儿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，惊喜地说：“妈，月亮出来了！这可是200年一遇的奇观呢！”屏幕中，原本银白的圆月彻底消失，像一盏被天地珍藏的灯，静静挂在夜空。上海是本次最佳观测地，女儿把镜头转了又转，从不不同角度给我展示这震撼的红月，我也紧紧盯着屏幕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

19时33分，月全食到达食甚，红月的颜色达到最深，整个月亮稳稳挂在天上，像一块温润的古玉，又像一盏被天地珍藏的灯。夜色沉静，街灯柔和，屏幕两端，我们默默望着

同一轮红月，不说太多话，心里却满是震撼与温暖。我想起小时候，外婆曾牵着我的手，一起看月亮说故事。原来，岁月会换了模样，可月亮还是那轮月亮，思念也还是那份思念。

全食阶段持续58分钟。这段时间里，我和女儿聊着家常——故乡的汤圆刚煮好，软糯香甜；上海的夜景灯火璀璨；小外孙最近学会了新儿歌，唱跑调了也乐此不疲。那些细碎的日常，在红月的映照下，都变得格外温柔。我忽然明白，距离从来不是亲情的阻碍，就像月亮不会因为被阴影遮挡而失去光芒，只要心在一起，哪怕隔着千里，也能共享同一份跨越百年的圆满。

20时3分，生光开始。月亮边缘悄悄透出一缕银白色的光，像希望慢慢苏醒。古铜色的阴影缓缓退去，银白色的光芒越来越盛，一点点修补着月面的缺口。女儿在视频里轻声说：“月亮要回来了，就像我们的心，一直都在一起。”这句话轻轻落在我心里，暖得像一碗刚出锅的汤圆。

21时17分，月全食进入复圆阶段，一轮皎洁、明亮的圆月重新悬在夜空，洒辉洒洒大地，恢复了元宵本该有的模样。红月的惊艳已成过往，可那份跨越距离、跨越百年的温暖，一直留在心里。

夜渐渐深了，我挂断视频，抬头依旧能看见那轮明亮的元宵月。这个元宵节，没有围坐一桌的热闹，有一段跨越千里的共同守望。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可只要心中有牵挂，眼底有温柔，每一次相望，都是团圆；每一次思念，都是相守。

元宵节的这场月全食，让我懂得，真正的团圆从不是形式上的相聚，而是灵魂上的相依。无论身在何方，只要我们共沐一片月光，共望一轮圆月，便是最好的元宵节，最难忘的团圆夜。



本图系AI所作

## 小树苗儿快快长

金龙

去年植树节那天，天气晴好，风里带着初春独有的温柔。我们一家人早早出发，前往太原北山义务植树基地，参加一场意义非凡的植树活动。同行的还有爱人、刚上一年级的女儿和年仅3岁的儿子。这是孩子们第一次亲手种树，也是我们第一次以家庭的名义，在大地上埋下一份希望。

北山的空气格外清新，远处山峦起伏，近处土地松软，到处都是前来植树的人群。大家扛着树苗、提着水桶，脸上都带着期待。我们领了属于自己的小树苗，树干不粗，枝叶嫩青，看起来弱不禁风，却又透着一股向上的韧劲。女儿好奇地摸着树干，弟弟则蹲在旁边，小手轻轻拨弄着泥土，眼里满是天真。

挖坑、扶苗、填土、踩实，每一步我们都做得认真。爱人负责挖坑，我扶着小树苗，让它稳稳地立在土坑中央。女儿学着大人的样子，一铲一铲把泥土推回坑里，小小的身子微微前倾，认真得像在完成一件无比重要的大事。3岁的儿子力气小，只能捧起一把把细土，慢慢撒在树根旁，嘴里还奶声奶气地念叨着：“小树，喝水，长大。”那一刻，泥土的气息、孩子的笑声、春风的轻响，交织成一幅最温暖的画面。

树苗种好了，我们又提着水桶，一点点把水浇在根部。清水渗入泥土，仿佛在给小生命注入最初的力量。女儿仰

起头问我：“妈妈，它什么时候才能长成大树呀？”我摸摸她的头，轻声告诉她：“只要好好照顾它，给它阳光、雨露，它就会一天比一天挺拔，就像你和弟弟一样，慢慢长大。”女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眼神里多了几分郑重。

站在种好的小树苗前，我们一家人静静看着它。微风拂过，嫩枝轻轻摇晃，像是在和我们打招呼。我心里忽然涌起一阵柔软的感动。这棵小小的树苗，从此便扎根在北山的土地上，迎着风雨，向着阳光，默默生长。而它身旁，是我同样稚嫩、同样充满希望的孩子。我在心里默默许愿，愿这棵小树苗不惧风霜，茁壮成长，也愿我的一双儿女平安健康，向阳而生，像小树一样，正直、坚韧、心怀向上的力量。

回家的路上，孩子们还在兴奋地讨论着那棵属于我们家的小树。女儿说，下次要带上本子和笔，给小树量身高；弟弟则重复着“小树快快长”，童言稚语，听得人心头发暖。我知道，这一次植树，在孩子们心里种下的不只是一棵小树苗，更是责任、热爱与希望。他们亲手触摸泥土，亲手浇灌生命，比任何话语都更懂得成长的意义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每当想起北山的那棵小树苗，我的心里便多了一份牵挂。它是否经受了风雨？是否抽出了新的枝叶？是否在无人照看的日子，依然努力向上？我想，它一定在默默生长，就像我的孩子，在不经意间，就长高了、懂事了。今年的植树节，我一定会带着孩子们去看望亲手种下的那棵小树苗。

小树苗儿，快快长。  
我的孩子，慢慢长，稳稳长，向阳长。

日记就是写给自己看的，就跟发朋友圈一样，未来的访客也只有自己。我有记日记的习惯，早年是日记本上手写；有电脑后，敲电脑；再后来，发手机朋友圈。年代久了，愿捧着日记回放曾经的自己，最大的收获是欣然与自己对话，感受人生之不易，更加珍惜生命。

有一天，我从书柜里翻出11部装订整齐、A4版大小、沉甸甸的《云涯日记》，有久别重逢之感。不分晨昏，“从第一部看起，起始时间是1999年8月26日，截止日期是2003年7月31日，小四号字打印，每一部大约150页，每一页800余字。四年的时间，居然有百余万字，每一篇日记就是一篇不长的散文作品，耐读，也耐品。

全身心进入我的过去式，仿佛是深山遇故知，这位故知竟然是我自己。自己遇自己，除了那种久违的亲切，还有莫名的冲动：哦，文字里的我，与生活中的我，是一个人吗？很多篇幅里都由“我”而辐射到我的老伴、我的儿子、我的姐妹兄弟、我的同事、我的各方朋友。在零零散散的场面里，我的文字叙述都有事由和经过，伴随着心理活动，每一篇都生动细腻，无论我是开心、窝心或是劳累。

日记中，文字占比相对较高的，是记述老伴这个“一仆三主”的生活状态。这四年，本应是他结肠癌手术后的恢复和保养期，而他将所有的气力，都奔波于两家企业的电气设计和对老母亲晚年的侍奉中。我的日记里，详尽地写到他靠一辆自行车，风雨无阻地穿梭与忙碌。他被这“三主”需要，几乎忘记自己。我心疼他，尽量分担，无论昼夜，多回婆婆家，与老人共情同行，直到送老人步入天堂。这段时间的日记，和我与婆婆相处三十年的感情，促成了我的散文作品《大爱》，2025年第1期《黄河》杂志发表后，反响强烈。

也是在此期间，我被查出患有IGA肾病，要到北京去做肾穿刺。住院近一个月，感受着自己大姐全家和老伴的姐姐姐夫无微不至的关心，日记中点点滴滴都记了下来。两位本无交集的姐姐相携到车站接我，冒风雪凌晨到院挂号，陪我度过肾穿后煎熬的那24小时，随时给我送内衣内裤和零花钱。离开北京时，还是两位姐姐相携把我送进车厢。在医院，我接触了各种性格的病友，病房里每日发生的大小事情，我也记录下来。她们都是社会各层面的人，她们淋漓尽致地表现，都进入我的文字中。

同样在此期间，我的两个儿子相继从学校毕业，进入社会，步入婚恋。大孙女的出生，让这个家又热闹了。无数个难忘的情节，也都在我的文字记载里。

2002年1月，以大姐生活经历为原型的长篇小说《陆家儿女》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为我和大姐，其实是我辅助大姐。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不易，那时没有网络，厚墩墩的书稿，有时是通过邮寄，有时是麻烦我们单位进京办事的司机，有时是大姐召唤，我去京。在大姐家的书案上，与大姐一起商讨章节的铺排、人物的主线、情节段落的取舍和语言的斟酌，乃至相携到出版社走出版流程、来回修改的细节，我都在日记中写了下来。直到出版社给样书，我进京取上书后，兴奋地到我们农发行总行杂志社赠送第一批读者。杂志社的同仁们给我举行非正式的发布会，我签名赠书的热闹场面，都被专业摄影记者拍摄下来。那天，杂志社的同仁们还特意请我吃了一顿大餐。

这一段时间也是我职业生涯最后几年，傻乎乎，也乐呵呵，仍在第一线奔波。深入基层调研、飞往祖国大江南北参会的故事，除了记录到日记里，我还写过数篇散文发表。对于退休，有准备，却又觉得有点猝不及防。2003年4月23日深夜，我一气呵成一篇文章《写在退休之际》，打印若干份，带到第二天单位为我召开的座谈会上。

座谈会后，我不但在日记中记下了那个活跃温暖的场面，而且写下了散文作品《退休那天》，发表于2011年9月20日的《太原日报》。

日记里，我记下了行行长文学的语言为我作的评价：其一，对工作，多少年如一日，脚踏实地、兢兢业业，像一头牛；对同志真诚友爱，从不包装、不伪装，像一盆水；对事业，热情奔放、富有情趣，像一团火。其二，有较高的思想境界，豁达、开朗，能笑看社会的潮起潮落，有一颗在香格里拉保存过的绿色、清纯的心。其三，有很好的文化素养，被人文精神包围，做人的底线很高，看任何事和问题，都有积极的角度和视角。他说我转段后，无异于“走出责任田，进入自留地”，那种忙忙碌碌交公粮的日子已成往事，可以尽情地按键当作田地，将鼠标当作锄头，在自己的菜园子里播种、培育的生活是富有诗意的。他还说我是新时代的陶潜，能够进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境界，说我总处在浓浓的人文环境中，生活丰富，朋友众多，心态健康，一定会活个大岁数。

足矣。面临退休，本该是五味杂陈、挠心挠肺，而我，却得到了为我定论时的基调。带着这个基调，我将进入人生的第二春。

这11部《云涯日记》，内容丰富、零零总总，充满了人间烟火气。晚年能在文字中回顾自己的曾经，这难道不是供我养老的精神养分？

2013年4月19日开始，我的日记向每一位微信好友公开。到2025年，我又印制了4本《晓云微语》。我会继续写，直到写不动，留给这个世界的，就是我的阳光生活观。



## 重读日记忆当年

刘小云